



源於真蓮 李漢源

### 傳媒的出路

上一次提到近年修讀傳播系的同學比以往少，這可能是由於傳媒平台在萎縮中，但在這個原因上，雖然印刷媒體報紙、雜誌無論是銷量或是營業者都減少了，但並不是傳媒平台減少，只是傳播平台在轉型中：新媒體平台、網站等的增加速度及數量，就可印證這一說法。

以前要成為「傳媒」，即是要辦一份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除了需要天文數字的資金外，更需要該行業的人脈及專業器材、知識等等，談何容易；但現在開辦一個傳媒平台可以說是非常容易，只要一部電腦、一部手機，加上自己一個人基本上就可以成事。當然要做到一個好成功的傳播平台，除了自己個人努力外，也需要一些人協助才能成功，而自己個人創意、目標、定位，或行什麼路線也是非常重要。筆者是樂觀主義者，總覺得做什麼事情，只要用心去做，就算沒有達到社會標準上的成功，但一定有滿足到自己所定下的基本成果。

回顧上世紀七十年代，從美國總統尼克遜因被記者發現竊聽事件，調查後揭發著名的「水門事件」，引發筆者興趣而立志成為一位記者，於是就去修讀傳播學系，準備踏上傳媒路，上課過程中，了解修讀傳播系並非一定只能當記者，因為修讀科目內容種類繁多，日後工作也可因應自己興趣尋找合適工作，除了可當記者以外，傳播學系的出路還包括拍電影、廣告、公

關、電台、電視台等等，甚至是在最「熱門」的職業YouTuber，反正有關傳媒行業，都是傳播系學生的出路。

講這麼多有關行業的訊息，只是想告訴大家修讀傳播，並非一定只能當記者，還有很多工种給大家去選擇的，或者亦有同學會覺得讀傳播，一定要成為記者才不愧讀傳播，這也是很多畢業生的選擇，但縱使如此，傳播學觸及範圍如此廣泛，日後要是同學想的話也是可以轉型，有不少記者也轉型做公關，最近特區政府公布一些高官及政治助理，也曾是傳媒工作者的轉任，可見做傳媒工作，必然具有一定期工作能力及行政工作經驗。

傳媒工作可以話多姿多彩，接觸多種不同事物，可以採訪不同人士，可以拓展你的人脈，對一個範疇的事帶著求知慾，「打爛沙盆問到篤」地研究下去，絕對令你對該範疇的知識十分豐富，而這種有毅力的求知精神，亦有助日後事業發展。曾有位傳媒工作者，因採訪新聞關係，到過逾70個國家，走訪接近200個城市，這就是當傳媒難得的經驗。

筆者從事體育傳媒，也因而採訪及參與了一些國際體育會議，雖然沒有統計過，但就採訪過十屆奧運會，這已經是多個國家，還未計算世界盃呢！所以傳媒工作，其實也是年輕人一個不錯的選擇，期待於新的學年，能夠見到更多生力軍加入這個行業，你們的熱誠或許能帶領正在轉型的香港傳媒尋找一個新方向。



方寸不亂 方芳

### 紅磡站光環褪色

澳門確診數字連續多天社區清零，與內地恢復通關，真羨煞了香港人。兩年多的疫情，停頓或弱化了香港人的生活習慣，社會在悄然改變，可能隱沒了一代人的記憶。

日前行經港鐵中環鐵站，發現疫情前旅客熙來攘往情景不見了，辦理登機櫃檯空空如也；機鐵站前的停車處，昔日擠滿上落客車，如今疏疏落落。

悄然的改變不單是中環站，更受影響的還有紅磡火車站。這是昔日香港鐵路（現稱港鐵）大站與重要口岸，往北接通羅湖及落馬洲，北上內地的旅客，歷年由此乘車出發；除了過境客外，還是新界中部一帶居民往來市區的中轉點。到了近兩年，隨着屯馬線連貫開通，更將新界東南北北中的居民聯繫至紅磡站。

紅磡站疫情前還是城際鐵路直通車總站，每天有直通火車往廣州、常平、肇慶、佛山、北京及上海等地。本地居民乘客，南來北往的旅客摩肩接踵，擠得熱氣騰騰，大堂手信店顧客盈門，樓上的飲食店一座難求……

以前，出門北上必經紅磡站外，與鐵路朋友相聚，也喜歡在紅磡站作聚腳點，因為中轉站交通方便嘛。可惜此情不再，因為隨着5月東鐵線火車伸展至港島的會展與金鐘，紅磡中轉大站的作用驟然消失。

其實紅磡站褪色始於往內地的高鐵開通後，相當部分北上南來乘客已轉搭高鐵，城際鐵路直通車乘客銳減，肇慶、佛山班次停運，廣州班次減少。而5月中的東鐵線過港島的開通，紅磡站更是受重拳再擊，昔日的光環便斷層式消失，相信繁忙的香港人很快淡忘紅磡站曾經的光輝。

這天從中環轉到紅磡站環顧一番，這裏落寞有點淒涼，大堂寥寥可數的手信店，店員忙於招呼過路的路人，樓上的咖啡店和快餐店，也是非職業人士的歇腳地，能推多久還是未知之數，完成了歷史任務的紅磡站，其光環也漸漸褪色。



七嘴八舌 小臻

### 「鐘聲迴響」體現文人個性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文聯策劃主辦大型綜合文藝晚會「鐘聲迴響」，主題為「香港是我家」，聯主創團隊陣容，編劇何冀平，舞台劇導演毛俊輝、傅月美，音樂總監高世章，舞蹈編排楊雲濤及韓錦濤。場景布置以尖沙咀鐘樓維港背景為主景，就知道晚會是以舞台劇形式呈現，果然與其他晚會回歸騷別具一格。沒有激昂的高歌或朗誦環節，有的是溫婉優雅的愛國愛港深情。事前沒有宣傳有那些藝人明星演出，到場才知道原來粒粒紅星，觀眾都以「文聯」人為主，感覺是自己的慶祝派對，充滿凝聚力，貫徹文人的含蓄風格。

整場演出在香港兒童合唱團團員們的美妙童聲中拉開序幕，晚會演出以鐘聲、歌聲、音樂和舞蹈，貫穿起「晨鐘」、「武者」、「光影」、「陽春」、「翩躚」、「菊韻」、「聚」8個場景故事，代表了8個表演藝術界別，節目要把香港文聯下設的各個藝術類別的分會容納其中，十分多元化。武術、電影、舞蹈、弦樂四重奏、昆曲、粵劇、美術、舞台劇等多種東西藝術跨界互動，還

毛俊輝夫婦。作者供圖

將香港畫家的作品作為舞台美術背景的一部分展示，呈現出濃濃的香港特色。引領觀眾回望香港走過的歷程，並展望美好未來，相信主創團隊花了不少心血將故事對白串聯得流暢、和諧，令人睇得舒服。「鐘聲迴響」就正好反映出香港特色。認同有些人講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模式都應有香港特色，不用照搬內地官方模式，若這麼多場演出同一模式令觀眾睇到悶，反而影響效果。

令人印象很深刻是第5幕由街舞和昆曲做銜接，跨越古今，十分新穎。先由鄧宛霞帶來昆曲《牡丹亭·遊園》，謝曉瑩展示粵曲《白蛇·遊園》，並由著名粵劇演員阮兆輝在兩個節目之間串講，分享昆曲和粵劇之間的聯繫。第6幕「聚力」以戲劇和舞蹈相結合，呈現毛俊輝的經典話劇《酸酸甜甜香港地》的段落《送外賣》，舞蹈員拿着送外賣盒跳舞，充滿青春活力，效果很好，送外賣

非常接地氣，事實上近兩年最旺行業是送外賣，即年輕人口中的「步兵」（步行送外賣），有年輕人樂於做「步兵」因可自由選擇時間、地點，所以做外賣仔都很開心，寓意青年人肯自力更生的正面思維。當然晚會有王祖藍、張國穎、譚詠麟、古天樂、汪明荃、黃百鳴這些明星做表演嘉賓帶來意外驚喜。



編劇何冀平夫婦、導演毛俊輝夫婦。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毛熊精神與鬥志

每見四肢健全、身體精壯的年輕人，受到小小挫折便唉聲嘆氣，沒精打采意志消沉，就想起小朋友們無不喜歡的毛熊公仔了。

毛熊跟四肢健全身體精壯的年輕人有什麼關聯？只是想起毛熊的「母親」，跟沒精打采意志消沉的年輕人對比之下，令人有所感慨罷了。感慨那些年輕人為什麼不打醒精神，提起跟「毛熊母親」一樣的勇氣。

製作毛熊的「母親」沒有年輕人那麼四肢健全，身體也不精壯，她是十九世紀末出生於德國的瑪格麗特——一個自幼患有小兒麻痺症，終生活在輪椅上的裁縫女工，因為熱愛小熊，每為人家裁縫好衣物之後，空出的時間，便為自己個人的喜好縫製絨布小熊自娛，直到1903

年，熊公仔存到相當數量，知道有人喜歡，便全部拿到展覽會裏給人欣賞。

小兒麻痺的她手指並不靈活，揮動針線要

比常人艱苦，可是她並不氣餒，多年以來依然樂此不疲，每個毛熊都一絲不苟用盡心縫製出來，憑着細緻精巧的手工，可愛趣致的小熊形象，不止吸引小孩子，小朋友的家長也一樣喜歡，有個玩具商人大量收購她的毛熊以後，毛熊很快便在全世界流行起來，直到廿一世紀今天，毛熊還愈熱愈火。

另外，身體比瑪格麗特更不幸的力克·胡哲（Nick Vujicic），生下來便沒有四肢，奇在半截身體體精壯，精神看去也飽滿，而且竟然天生好動，可以在加州滑板衝浪、在哥倫比亞潛水玩球（沒手腳，撞球靠鼻），家人不想他冒險，樂觀的他還是泰然自若，人家認為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偏挑戰自己給別人看。力克·胡哲的口頭禪是：

「Why not?」（為什麼不）活得比許多四肢健全的正常人還開心。四肢健全、身體精壯的年輕人，受到小小挫折便唉聲嘆氣，試問能不慚愧！



一個插圖，兩個故事。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觸動人心

筆者看各類現場文藝演出不算少，綜合性文藝晚會現場卻看得不多，但之後有電視轉播時也會看。通常，這類演出往往是為了慶祝或紀念大事而組織起來，召集藝術界人士共同參與，各自排練之後再「銜接」。對觀眾而言，追求的是即時視聽享受，但也在欣賞中收到新信息。

對我這類「老戲迷」來說，無論是晚會的主創人員，還是表演的節目內容，往往「似曾相識」，然而，如何編排得暢順或在「老調重彈」中有新意，卻是一次「再創作」，畢竟，不但不人數眾多，而且跨越界別，要將不同的演藝團體或其個人、藝術元素和表演形式和諧地呈現在觀眾面前，並令人們看得投入和感動，對編導是一個大考驗，並不容易。

上周看由香港文聯主辦的大型文藝晚會「鐘聲迴響」，卻令我有着這樣的感動，尤其是開頭由一群小朋友們唱的《擁抱愛》和《小時候》。《擁抱愛》是鄭欣宜十年前為TVB電視處境劇《愛·回家》的主題曲，歌頌親情，由她自己作曲，再聯想媽媽病故，她唱得投入，頗感動人。今日由小朋友們唱着「有一種愛，從6歲到80也不更改」，除了感動，還深具哲理和教育意義。

《小時候》是顧嘉輝作曲、鄭國江作詞的舊歌，出自香港電台早年製作的單元劇系列，以童心去表述親情和家庭之可貴，首唱於1977年播出，之後有過多次改編或重新演繹。這次演出有幾句歌詞改動：「這是我家，是我的鄉，是民族世界岸；是我的心，是我的窗，是東方的新方向。」不但配合「香港是我家」這一晚會主題，也唱出許多人的心聲。

最觸動我心的，還是由譚詠麟演唱張國榮的《當年情》。走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他倆當時是紅透半邊天的「兩大天王」，歌手私下交情尚好，但雙方歌迷卻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勢。此時此刻，張國榮已逝，由譚詠麟跟我們一起回憶「當年情」，再配以多幅張國榮的銀幕照片，觀眾如我看着我已故巨星的身影愛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當然，其他多場演出也別具心思，如年輕人的街舞、鄧宛霞的昆曲表演、音樂劇式歌聲，以及充滿生活氣息又具現實性的《送外賣》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而將各種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如功夫雕塑、國畫和書法等融入其中的舞台設計更予人眼前一亮。

文藝演出的呈現形式和表演技巧很重要，但最主要是觸動人心，這就是文藝的力量！



扶雲

立夏似一幅陽氣初起的水墨畫卷，又沾了南山當戶轉分明的情味。近山翠綠，遠山青黛。成蔭的玉柳，晶瑩的溪水，像在暗自呢喃。鋪着一層太陽味的暖線，搖曳在空氣中，綠風蕩漾在人們心裏。立夏，是夏天的開始。「斗指東南，維為立夏，萬物至此皆長大，故名立夏也。」

《逸周書》云：「立夏之日，蟬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立夏之時，先聽到蟬鳴在田間地頭的鳴叫，接着大地上便見到蚯蚓掘土而出，然後是王瓜的蔓藤「蹭蹭蹭」攀爬開去。

此間，不少毛筍已高過人頭。但竹林間還有人像找尋「藏貓貓」的小孩兒，在地表裂縫中不斷摩挲出新筍來。若雨水充足，再來幾個響雷，鮮嫩無比的黃鬚頭筍就冒出了頭，嫩黃的身子悄然向天空伸着小懶腰。

立夏就是一個純陽的小男孩啊！在熱力十足的陽光裏，他似一個懵懵撞撞的男兒，笑着跳着從暮春中跑來。這兒打一個滾兒，那兒踢上兩腳，然後由跌跌撞撞，激惹得那坡上的草兒、堤上的樹兒都急吼吼地變成墨綠色。立夏到了，讓很多人不約而同地走進竹林，尋找那些剛剛露頭的黃鬚頭筍。回到家中，剝去筍殼，整株煮熟。整個過程，會沉浸在一種愉悅之中。煮熟後，不刀切，直接用手撕，那筍就成一條條長腳的形狀，然後燉、炒、煮、焗都可，俗稱「吃長腳筍」。

在大鐵鍋裏，若是放了長腳筍與臘肉一起焗，上了大蓋，燒猛火改小火。焗出來的筍肉，香、鮮、青脆，味道真好。到立夏節，象牙筍、雞骨筍、紅殼筍、石筍、細竹筍，都成了上好的長腳筍材，吃也吃不完。

按照老江南的習俗，在立夏日，人們要嘗三鮮，三鮮有地三鮮，指的是蠶豆、蒜苗、莧菜；樹三鮮，指的是香椿、梅子、櫻桃；水三鮮，指的是鱒魚、刀魚、河豚。除了水三鮮，立夏時節的土步魚，因其個小也鮮美可饜。袁枚在《隨園食單》中講：「杭州以土步魚為上品……肉最鬆嫩，煎之、煮之、蒸之俱可，加醃芥湯作羹尤鮮。」其實，最鮮做法還是長腳筍燉土步魚。長腳筍與土步魚，都是初夏節的妙物。民國《蕭山縣志

## 立夏閒筆

稿》記載，步魚「出湘湖者為最，桃花水漲時尤美」。

立夏不僅講究吃鮮，且要上幾餐烏米飯。杜甫詩歌嘆曰「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本草綱目》裏也說，吃烏飯能避蚊驅邪。很多人把長在山上的烏飯樹葉採了又採，然後搗汁，浸泡上白色糯米，蒸煮出來的烏飯，顏色烏青發亮。夏天一開，蚊蟲就來。每個人多吃一碗烏米飯，驅蚊不勞煩。

有些地方不做烏米飯，而做飯糰，飯糰是煮必吃的美食。其主料為大米，先把米飯煮熟並碾碎，再搓成擀麵杖粗細的長條，繼續搓成小條，切小段；放水，加細筍絲，入新豌豆，撒蔥花與乾椒……這時令之食，悅目賞心。筍絲鵝黃鮮嫩，豌豆碧綠清甜，配上綠意和深紅的點點蔥花與辣子，連湯帶汁的喝上一碗，呼啦啦吸好過癮。甘糯中有豌豆清香，鮮美間充盈筍絲鮮美，又加米糰子帶有嚼勁兒的，吃起來真是太享受了。

還有地兒，立夏到時，要吃立夏餅。在開滿黃花的鄉路上，竹籃裏盛放的是幾筒沾滿油脂的紙包立夏餅。吃立夏餅這風俗，稱「望立夏」，是外婆看望外甥的必備節目，嫁出去的小姑子也會用立夏餅回來探望侄兒、侄女。孩子們手裏拿着立夏餅，嘴角沾滿了餅的碎末，不時伸出舌頭舔幾下，一張張稚氣未脫的小臉，寫滿無限幸福。可不大會兒的光景，大人們嚷着、叫着讓他們回家，要給孩子稱體重。據說這個習俗由來已久，還跟阿斗有關。

相傳三國時，劉備要出征，帶上阿斗不方便，就把阿斗由趙子龍護送去吳國，交孫夫人撫養。到吳國時正好是立夏，孫夫人一見白白胖胖的阿斗，心生喜歡。她當着趙子龍的面將阿斗稱一稱，想到翌年立夏節再稱，就知道孩子被自己養得好不好了。立夏稱體重，側面表達了孫夫人這個當後媽的育兒心跡。後來呢，很多地方開始流行立夏稱體重的風俗，無論是小兒還是大人。遇到未出閣的大姑娘，管秤先生一邊打秤花，一邊說「102斤，員外人家找上門」；遇到小孩子，則說「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長大能出山」；遇到老人，說辭變成「秤花87，活到

91」。立夏稱體重，討的是口彩，樂的是心情。傳說清朝年間，河南某知縣張可標立夏也來稱體重，人們紛紛相讓。管秤先生看了秤花，喊道：「大人128，日日辛勞為民操心，看這官袍都變肥大啦。」兩個月後，巡撫田文鏡微服私訪，調查知縣張可標的政績，首先走訪了管秤先生。

管秤先生說：「張大人體恤民情，勤政務實，與老百姓一起修城池、築河堤、架橋樑、建書院、修縣志……今年立夏稱體重，張大人128斤，他去年的體重是138斤哪。」後來凡是「消肉」的官員，大多都得到提拔；凡是「發福」的，不少給降了職。

立夏之時，官府察吏，讓人警醒；而帝王，則會賞賜大臣「冰盞」。冰冰涼涼的冰塊，在立夏日不僅讓屬下心曠神怡、心裏透亮，更暗喻他們潔身自好、廉潔冰清。據說清雍正帝要求大臣在立夏之日飲涼茶，一杯涼茶下去雖苦，但它的甘甜卻在過喉之後，才能真的品得出。這苦後微甜，正是雍正帝希冀的做官真諦。

青梅黃與櫻桃，臘肉江魚烏米糕。莧菜海蜇鹹鴨蛋，燒鴨蠶豆酒釀糟。立夏水晶簍動微風起，滿架薔薇立夏香。初夏，歸攏着香氣氤氳，醉倒了亭台樓閣，寫出滿院悠悠清香。立夏稚氣中有才氣，就像荷花婉婉轉轉，尖兒頭上冒出了一點嬌艷的粉影。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小巧玲瓏的櫻桃，染上了朱紅。誰又曾想，立夏前，泛着紅光的芳唇，是怎一副青澀模樣？立夏了，榴花燦爛而明麗，緊攏的花瓣間，縱情展露出全部的姿容。那熱情似火的顏色，襯得立夏灼灼欲燃。

立夏從唐詩宋詞中走來，幾經浸潤，早已成為一個滿腹詩書的陽剛青年。春日裏泡的酒，立夏端上桌來，稱為「醉夏」。愛酒的人要一醉方休，不會者也要小酌幾杯。據說，這是立夏之時的一種特別儀式。擇後微醺後，放下桌上白胖的小野筍，揮一處幽徑，登一處高樓，讓晚風吹得髮梢輕起，頗有古人登高望遠、吟詠古今的雅趣。或者，去河堤慢慢走一走，沐一沐涼風，看晚歸的插秧農人彎腰勞作，臉上泛起微微紅意，心裏叨咕着「立夏發一願，稻穀長一萬」。

### 兒行千里母不憂

一些朋友知道女兒在澳洲讀書，總會問我：孩子獨自在那麼遠的地方，你不擔心嗎？

從前我是不擔心的。說起來我一直是個大大咧咧的母親，不那麼稱職，甚至不大像是一個孩子的母親。當然女兒似乎從小都沒有把我當做母親，在她上幼兒園的時候，我一直是她口中的「媽咪姐姐」，在她上小學後不久，就去了報名學跆拳道，說得是將來要保護「媽咪姐姐」。後來上了中學，女兒的同學來家裏，都是自如地把我當做她們的同齡人，談論起學校的老師和同學，以及自己的家長，還有她們私下愛慕的男生，在我面前都毫不忌諱。

女兒的同學們也和女兒一般並不把我當做母親和家長，只喊我的名字「呆呆」，而不像對其他同學的媽媽一樣畢恭畢敬地稱呼「阿姨」，這讓我感覺高興。我寫過一篇《六十分母親》，談到自己做母親的不合格，因為女兒從小到大，我在多數時候好像都是她的朋友，甚至是閨蜜，一點沒有做家長的樣子，因此在她上了中學之後，老師

特別不喜歡在家長會上看到我：因為我影響到其他家長的「孩子只要快樂和健康，能考60分就好」的言論。

女兒漸漸地大了，在她假期的時候，我無論在內地或者國外的旅行，都是她一手搞掂旅遊攻略，訂好機票和所有的行程，我這個只有60分的母親就成了一個隨行的甩手掌櫃。後來女兒上了大學，又去澳洲留學，臨出發前我任性地以為是地地女兒行李箱裏的被子拿出來，覺得自己是為她減輕了負擔，結果女兒半夜裏到了異國他鄉，在冬天的光床板上和衣而眠了一夜。但女兒並未因此就對她的呆母親有所抱怨，之後每每報喜不報憂，並不讓我有過多的擔心。

新冠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去澳洲看女兒，被困在那邊將近一年無法返回，但那是我有史以來和女兒朝夕相處的最長的時光，也成為了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那些日子女兒管住了我的酒癮，日日督促我鍛煉身體，竟讓我在進入中年以後的皮膚和身材第一次回復到了少女時代的狀態。而我在那段時間裏，並沒有「淪落」成為一個天天為孩子做飯的陪讀媽媽，女兒不但能自己動手做各種美食飽飽自

己，也還不忘不時地為在減肥的我做一些我愛吃的甜品來「寵」我。

儘管在回國以後隔了半個地球的思念令人難受，但是網絡的方便還是緩解了思念的煎熬。直到前些日，女兒突然告訴我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在最嚴重的時候被救護車送到了醫院搶救，我的心才一下子揪了起來。當下病毒的毒性已經減弱，女兒的同學裏亦有不少感染的，但他們都是如同感冒一般幾天後就恢復了，而女兒因為體質較弱，恢復的過程便一拖再拖。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把自己也熬得病倒了，這才感受到了那句古老的「兒行千里母擔憂」。

終究是母女連心，女兒慢慢地恢復，我亦慢慢地好起來。後來女兒發來信息說澳洲政府本來要發給她一筆新冠醫療補貼費，結果因為她如實申報了自己的存款，而她的存款高於政府的補貼範圍，所以她只能自己付醫療費。我卻因此高興起來，安慰女兒，誠實比補貼費要更可貴。從前我覺得女兒考60分就好的時候，我是希望她的誠實是可以考100分的，因為那遠比書本考試的100分更重要。

從現在起，我希望做到「兒行千里母不憂」。